

鄭理 著

榮寶齋

三百年間



榮寶齋三百年間

鄭理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荣宝斋三百年间

郑理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 区府学胡同36号)

印刷厂印刷

全 也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8.3125 字数215千字

1992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10—9/K·0141

印数：3450

定价：平装4.85元 精装7.95元

封面題字：孫軼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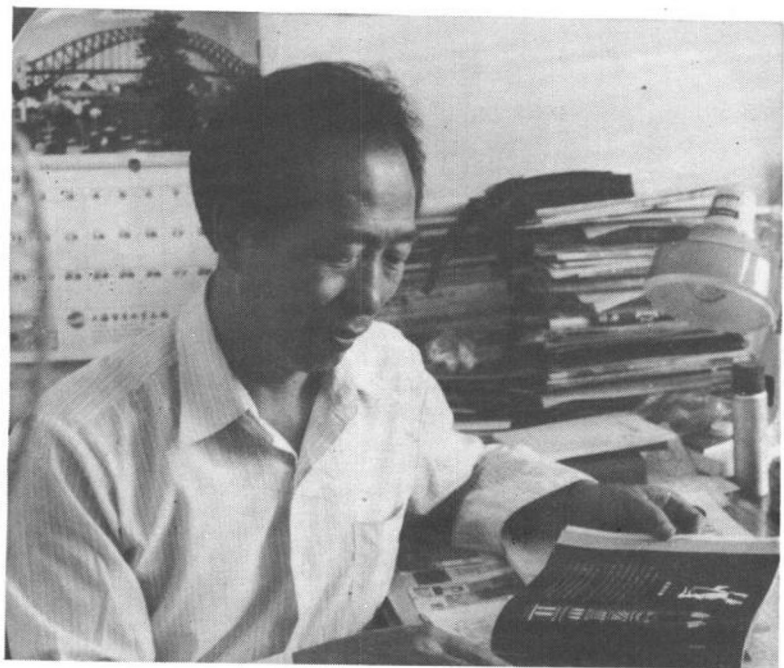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柴文生

侯文華

封面設計：關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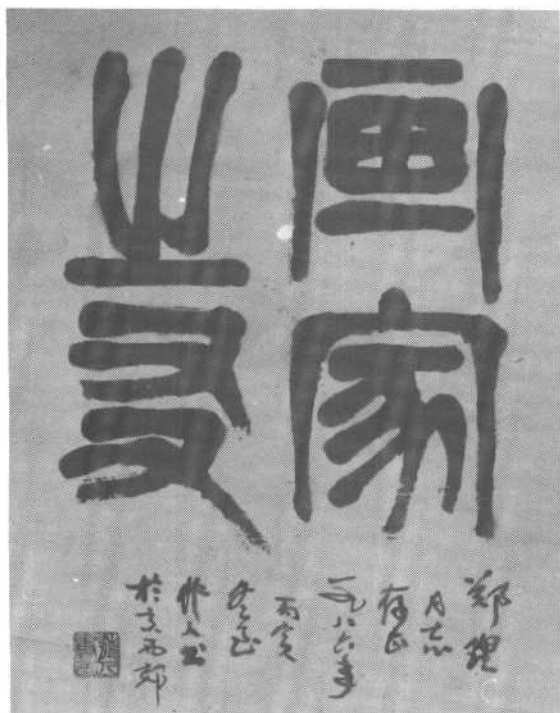
版式設計：楊 玲

責任監製：宋世華



郑理，男，汉族，1938年生于山东沂蒙山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当代中国名记者”等光荣称号。撰写的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笔下千骑》、《徐悲鸿的故事》、《李苦禅传》（同佳周合著）、《事在人为》等书。这些新闻和文学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和全国获奖。他现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百科全书》编委、荣宝斋咨询委员并在国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

下圖：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榮寶齋。
上圖：吳作人先生為鄭理題字「畫家之友」。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代序)

在北京这座历史名城里，不但有各个时期留下来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遗迹，而且有着数不胜数的历代文化名胜古迹。人们说，北京是座久住不厌的城市，的确如此。因为这是首都，是中国的核心，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人民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是处皆可供诸游览、光顾、欣赏，这就是有着悠久文化历史古都的特色。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很多声誉卓著、遐迩闻名各类行当的老字号，就是这座古城工商业经济繁荣发达的标志。一直到现在，这些京华老字号还闪烁着光彩，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些工商企业老字号，除了人民生活必须的各类行当外，还有许多文化艺术企业。琉璃厂就是历来专门经营文化艺术商品集中体现的一条街道。

作家郑理先生，还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祖国传统书画艺术。调京工作后，常到琉璃厂参观光顾，尤其对荣宝斋，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日久天长便对荣宝斋更加熟悉，几乎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了解逐渐深刻，进而感到颇有记述下来写一写的必要，以飨同行爱好者。于是他借出差之便，远涉几大商埠城市，走访了原荣宝斋的许多老职工。有些老职工已届耄耋之年，把他们听到的过去老掌柜们讲述的荣宝斋的历史，讲述给他。便把他所听到的加以整理，由始及今全部记述下来。

几百年，几十年的老字号饱经沧桑，而历久不衰，还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信誉，这决不是偶然的。首先由于它们有一套行之

DQ20/117
有效的经营管理办法，当然也不是说过去的就毫无缺点，不过那不是主流。一般来说，凡经久不衰者皆讲求信誉。老字号讲究货真价实，不以次顶好、以假乱真而败坏自己的名声。讲求社会信誉，服务周到，取得了广大顾客信任，在今天说来，就是更好的为顾客服务，是经营者的至高宗旨。

郑理先生描述的荣宝斋，就抓住了这条主线，以他犀利而幽默的笔锋，议论风生，常识性、知识性广证博引，把荣宝斋一向重视社会信誉、服务周到的老传统保留下来，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更有了新的发展。如它的“画家之家”，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把书画界以及爱好者和致力于对这方面有兴趣研究的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发展书画艺术事业的核心，共同发挥力量，这的确是应予称道的。愿这个好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出新局面的大好形势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去掉弊端，克服不足，发扬成绩，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郑理先生费了莫大的精力，写成《荣宝斋三百年间》一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可读性，奉献给同行、爱好者共赏。

荣宝斋编辑部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松竹斋》死里求生	(5)
更名改号《荣宝斋》	
第二章 东家张氏慧眼识人才	(28)
王仁山应聘出任经理	
第三章 以身作则不含糊	(35)
王仁山治店有方	
第四章 大江南北设分店	(48)
荣宝斋蒸蒸日上	
第五章 荣宝斋刻印十竹斋笺谱	(67)
木版水印出现崭新面貌	
第六章 几起几落无路可走	(83)
公私合营求得新生	
第七章 侯恺奉命当经理	(101)
荣宝斋新记诞生	
第八章 荣宝斋去掉“新记”	(118)
率先实行全民所有制	
第九章 荣宝斋兮“翰墨缘”	(126)
四面八方兮积极支援	
第十章 店为书画家之家	(138)
人是书画家挚友	

第十一章	荣宝斋发展快日新月异	(156)
	王府井门市部挂牌营业	
第十二章	《夜宴图》轰动中外	(163)
	木版水印开创新纪元	
第十三章	为木版水印和保护文物	(175)
	组织专门画师摹制古画	
第十四章	荣宝斋里画儿王	(185)
	大山慧眼识国宝	
第十五章	天下装裱数荣宝	(201)
	完美还须看裱工	
第十六章	革命家的热情支持	(210)
	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第十七章	荣宝斋解画家之难	(225)
	开放带来画坛春天	
第十八章	军宣队宣布砍掉荣宝斋	(233)
	周总理发表讲话说不成	
第十九章	荣宝斋赢得天下客	(241)
	天下客信任荣宝斋	
第二十章	经理老蔡着眼未来	(252)
	荣宝斋正走向世界	
后 记		(260)

引 子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北京有个《荣宝斋》，那里有许多许多的珍宝。

《荣宝斋》究竟是个地名？还是个店名？是个厂名？我不知道，只记住了那里有许多许多的珍宝。

一九五四年，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有位老师从北京回来，逢人便说：“去北京一定要逛逛琉璃厂，看看《荣宝斋》。”他还拿出一幅徐悲鸿的奔马给大家看。许多师生都惊喜地问他：

“徐悲鸿的奔马！从哪里买的？”

“《荣宝斋》呗。”

“多少钱？”

“你们猜猜看。”

有说一百万（旧币，一万元等于一元——作者注）的，有说一百五十万元的，有说二百万的，还有说五百万、八百万的，众说不一。

可这位老师总是笑咪咪地摇着头：“不对，不对，都不对！”

“老师，这画到底是多少钱买的呢？”我仰起脑袋问道。

“十五万元。”他先伸出一个手指头，又伸出五个指头说。

“啊呀，这么便宜！是不是你少付了人家钱？”一位女老师睁大眼睛惊讶地说。

“这不是徐悲鸿的原作，是《荣宝斋》的绝活——木版水印复制画。”

“这明明是徐悲鸿亲笔画的画嘛，怎么是复制的呢！”

“嗨，我不是说了嘛，这是《荣宝斋》的绝活，用这种办法印出的画能以假乱真，真假难分。听说，把齐白石的原画同木版水印的复制品放在一起，连齐白石自己也难分辨出来。所以齐白石感慨地说：‘这可难为坏了我齐白石。’你们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这活绝不绝？”

“……”

这位老师绘声绘色的一席话，从此，《荣宝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

记忆是美好的，可我对琉璃厂、《荣宝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一直到我中学毕业进了大学，还以为北京琉璃厂是一家专门生产“琉璃”的工厂，而《荣宝斋》我则猜想它是这个工厂的一个什么部门。后来，我到了北京，又鉴于我对书画艺术的爱好，才渐渐弄明白了琉璃厂是怎么回事，而《荣宝斋》又是怎么回事。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在孙殿起编辑的《琉璃厂小志》一书中开篇写道：“琉璃厂，辽时京东附部一乡村耳，元于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乾隆后，渐成喧市，特商贾所经营者，以书铺为最多，古玩、字画、文具、笺纸等次之，他类商品则甚少。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外省士子，入都应试，亦皆趋之若鹜。盖听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中心。”在《清代野记》中有篇题为《海王村人物》写道：“今京师之琉璃厂，乃前明官窑制琉璃瓦之地，基址尚存。在元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至乾隆间，始成市肆，凡古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从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古董，陈列如山

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

又《香雪堂诗稿》中有徐涛赋《海王村》诗云：

地名恰应海王星，画毂香轮络绎停。

市上贵游争玉卷，帘前书估试茶径。

寒消夜雨花如雪，路满春泥草未青。

便作村民此中去，软红尘里看娉婷。

前人留下的文字，使我明白了琉璃厂的来历，及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荣宝斋》则是这条街上几起几落的一家老字号，学术研究的出版社，规模宏大的“艺术宫”、“博物馆”，是展览出售名家书画的画廊。假如我们把《荣宝斋》比作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那么，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位老人便青春焕发，返老还童。《荣宝斋》一年一度的春节书画作品展，引起了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农历己巳年正月初三上午，即公元一九八九年二月六号，我应邀来到琉璃厂，参加《荣宝斋》举办的《齐白石作品欣赏会》。我走到琉璃厂十字路口，向西放眼望去，嗬，各种颜色各种牌子的高级小轿车，已经停满了整个琉璃厂的西街，只见几位交警忙的不可开交。

年过八十的国画大师李可染教授来了，书法大家启功教授来了；中央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也来了；回京同亲人欢度春节的海外侨胞、台湾和港澳同胞高高兴兴地来了……

他们走进错落有致的两层古典楼阁式门面。站在垂拱式屋檐下悬挂着耀眼的金字牌匾《荣宝斋》下迎候的是现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著名书画鉴定家王大山先生。他们笑口常开，彬彬有礼……

二楼画廊里展出了白石先生从五十岁以后，各个时期的作品百余幅。这百余幅作品仅仅是《荣宝斋》收藏的齐白石作品的一部分。常言道：先睹为快。前来参观的人们面对白石先生一些鲜为人知的艺术精品，赞叹不已。他们不仅称赞白石先生的作品，

也称赞《荣宝斋》为收藏如此之多、如此之好的白石作品所做的贡献。

李可染教授是齐白石的学生，也是《荣宝斋》的老朋友。他经常参加《荣宝斋》举办的活动，对于《荣宝斋》今天举办的齐白石作品欣赏会，他是很支持的。他患有心脏病，身体不太好。尽管如此，他在别人的搀扶下，对老师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细细观赏，细细品味。有人指着一幅小画向他请教道：“李先生，这里明明画的是三个荔枝，为何偏偏把‘荔’写成‘利’呢？是齐老先生有意这样写的呢？还是一时疏忽，无意写的呢？”

“是老师有意这样写的。”李可染先生瞧着提问的人，笑着说：“白石先生把‘荔’字故意写成‘利’字，是有讲的。因为‘利’在这里是表示‘吉利’的意思，这就使这幅画意味深长了。我老师很喜欢吃广东的荔枝，把它称之为水果中的第一货品，曾有诗云：‘过岭全无远道愁，此行曾作快日游，荔枝日食三千颗，好梦无由续广州。’我老师题画是很有讲究的，他画上两个柿子，一个苹果，题上世世太平，这就有意味了……”

我和别人一样，听得愣了神。

一位华侨喜欢上白石先生的两幅画，她想买，年轻的服务人员解释道：“这里的作品是专供书画爱好者欣赏的，不论给多少钱都不出售。”这位侨胞感到非常遗憾。这时，总经理蔡金鹏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这是藏品，请您谅解。”蔡经理非常有礼貌地说，“一楼营业大厅，有许多当代名家的作品，欢迎您去选购。”

“谢谢！”这位女士亲切地笑了笑说，“先生，我作为常居海外的一位华侨，很想知道，这誉满海内外的《荣宝斋》，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呢……？”

第一章

《松竹斋》死里求生 更名改号《荣宝斋》

一八九四年初秋的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86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挤满了看热闹的游人。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只见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的先生，笑容满面地举起竹竿，轻轻挑开了蒙在门帘上方牌匾上的红绸子，由清末状元、书法家陆润庠写的“荣宝斋”三个超然绝俗，神气十足的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回射。众人拍手叫好，鼓掌祝贺。

东家李先生，身着长袍马褂，脚穿千层底圆口青布鞋，头戴一顶瓜皮帽，腿脚不停地应酬着。经理庄氏，字殷杰，号虎臣，看着这牌匾，听着这掌声，心里本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可他，心里总有些不太踏实……

庄虎臣不断弯腰施礼，对前来参加开业的各界人士，不论是有身分的显赫人物，还是没有什么身分，只是来看看热闹的平民百姓，他都一样欢迎。

为了庆祝开业，今天顾客购买东西，一律优惠。

店堂里挤满了人。

就在这个时候，东家李先生的姐姐张李氏，一位虽然年仅四十二岁，但已失去丈夫多年的寡妇，早就悄悄地来到离琉璃厂86号不太远的地方，躲在一间很不引人注意的建在土坡上的小屋子里。通过那脸盘大小的窗口，《荣宝斋》开业时的情景瞧得清清楚楚。张李氏今天格外高兴，她越瞧越激动，泪水像一串断了线

的珍珠，不知不觉地滚出了眼窝……

陪伴她的是次子张幼林（字德煊）。十六岁的幼林赶忙说：

“妈，您老人家怎么啦？”说着，掏出一条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递给了妈妈。张李氏接过儿子的手绢，一边擦眼睛，一边说：“没什么，只是妈今天太高兴了。”

“妈，您为何这么高兴？”

“你还是个孩子，还小，以后会知道的。”

“谁说我还小，您看，我比您还高！”

“别吵吵了。”

就在她说话的同时，她突然睁大眼睛站了起来，吃惊地瞧着那刚刚开业的《荣宝斋》……

她那张本来红润的面孔，突然变得煞白起来……

幼林吓坏了：“妈妈！妈妈！您怎么啦？”

张李氏感到眼前《荣宝斋》的房子和人群旋转了起来，她一下子倒在儿子身上，要不是幼林反应快，一把抱住了妈妈，她非倒在地上不可……

这到底是怎么啦？噢，原来是她看见有三个来势很凶的男人，一边往店堂里挤，一边大声嚷着：“庄虎臣你搞的什么鬼名堂？快出来说个清楚！《松竹斋》刚刚关张了，《荣宝斋》又开张了，这是怎么回事？想吃官司是不是？！华俄银行可不是好惹的……”

张李氏看到这人，听到这话，感到大事不好了……

当她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在她身边不仅有次子幼林，还有长子张少林（字德辉）。

待她身体恢复正常后，幼林又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觉得，幼林也懂事了，便叹了口气说：“人间的事，有许多是很复杂的，往后，你们兄弟慢慢的就体会到了。咱们张家和刚刚开张的《荣宝斋》有些事，我得打头给你们说……”

儿子认真地听着，她就慢慢说开了……

《荣宝斋》的前身名曰《松竹斋》。《松竹斋》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南纸店，店主姓张，于康熙十一年，即公元一六七二年创建此店。

张氏祖上浙江绍兴。据说，在明朝殿试中考。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宫廷文官。从此以后，全家迁至北京，靠俸禄过日子。明朝覆灭以后，不知是因为清廷不让张氏做官，还是张氏不肯在清廷做官，从此张氏也就脱离了官场。“官可以不做，总得找个赚钱的门路，以维持生计。”有位亲戚曾这样给他出过主意。张氏本来就是文官，对金石书画、文房四宝很是喜欢，在文人圈里的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为文人墨客做点好事，不妨开个南纸店。说这话，正是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也比较重视文化，这时的琉璃厂旧书铺、南纸店、古玩店也在日渐增多。于是，张氏便买下了琉璃厂101号院落，用当年祖上在朝中做官时积攒下来的俸银，开了个《松竹斋》南纸店。又请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梁诗正书写了牌匾。由于朋友的大力支持，《松竹斋》在琉璃厂也就越来越有生机，越来越引人注目。

所谓南纸店，就是以经销笔墨纸砚为主的文化用品商店。为什么叫南纸店呢？因为宣纸、徽墨、湖笔、端砚、歙砚都产在南方。所以，人们都习惯于把经销这类东西的商店叫南纸店。其实，后来的南纸店经营业务也不断扩大，书法字画、金石篆刻、古董文玩都经销，《松竹斋》就是这样。

据《永庆升平》一书所言，《松竹斋》第四代主人张玉峰，只有孤儿寡母二人，难免受到同行和地痞的欺负。为了对付这帮子恶棍，张玉峰便决心习武，入寺拜师。由于他好学苦练，精诚所至，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据说，有一回他同人打赌，三脚踢死一头牛。由于张玉峰武艺超群，武林高手都把他誉为“粉面哪叱”。曾有人亲眼所见，一日张玉峰路过宣武门时，正巧碰上康熙皇帝出官私访遭人挡驾，他便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救驾。因为他救驾有功，而得康熙皇帝封赏。